水影畫亮相商場迎新春

▲劉世學示範創作水影畫讓市民欣賞

【本報訊】新春期間，被譽爲「中國七彩水影畫第一人」的水影畫家劉世學，應邀首次在香港即席示範創作水影畫，讓市民欣賞。這種水上作畫藝術曾失傳多年，近年被劉世學研究改良後重新亮相。

水影畫是唐朝時一種名爲「墨池法」藝術的變奏版，劉世學擅用水、油分離的特性，先在水面上點滴特製的油脂類顏料，再以針筆塑形，在水的表面勾勒出層出不窮的花紋和圖像，並同步將充滿動感而色彩斑斕的影像投射於屏幕上，再用宣紙拓印下來，製成一幅幅「七彩水影畫」，是一種極具視覺效果的藝術。

身爲中國水影畫協會主席的劉世學，今次是應奧海城、黃金海岸商場、藍灣廣場邀請來港獻藝。他除了即席示範繪畫個人代表作，包括令其取得「中國七彩水影畫第一人」美譽之作品「太陽花」之外，又會配合布置，在表演中加入桃花、白兔、煙花等新年元素，創作出獨一無二的水影畫；最後他會與觀衆作互動表演，邀請市民嘗試繪畫水影畫的樂趣。

劉世學表示，希望藉今次獻藝進一步推廣這種古老藝術。創作水影畫難度甚高，最難之處在於控制顏料在水上擴散的範圍及圖案造型。研究過程中，他遇上不少困難，更曾因油墨放入水中後產生化學作用而起火，但無損他對水影畫藝術之熱愛。

他經常從日常生活的見聞裡尋覓創作靈感，看到漂亮的畫面時會用筆記下，然後試着用水影畫表達出來，例如電影阿凡達中的植物等，亦是其繪畫對象之一。

此外，奧海城請來曾於亞洲傷殘人士運動會演出的三人女子中樂演奏團，以笛子、二胡、中阮、古箏、琵琶等中式樂器，演奏出節奏強勁的新派樂曲配合水影畫演出。

是項「水映桃花」七彩水影畫活動由即日至二月六日分別在上述三個商場舉行。

清宮秘史紅菱血 同命鴛鴦誤佳期

電影資料館重溫銀幕經典

【本報訊】香港電影資料館爲紀念建館十周年，特別放映多部具代表性的作品以饗觀衆。影片跨越上世紀四十至七十年代，涵蓋不同題材和片種，在藝術上有一定成就，包括多位優秀導演的佳作。其中有國語片的朱石麟、卜萬蒼及胡金銓；粵語片的李晨風、左几、秦劍、唐滌生、李鐵、楚原及龍剛。

影評人談觀影心得

「館藏精選」即日至二月二十七日，在香港電影資料館電影院放映。影片包括《國魂》、《清宮秘史》、《說謊世界》、《誤佳期》、《紅菱血》（上、下集）、《血染杜鵑紅》、《漢武帝夢會衛夫人》、《寒夜》、《胭脂虎》、《酒色財氣》、《紫釵記》、《一命三兇手》、《笑笑笑》、《慈母心》、《同命鴛鴦》、《追妻記》、《滿江紅》、《故園春夢》、《一水隔天涯》、《我愛紫羅蘭》、《人海奇花》、《英雄本色》、《黃飛鴻肉搏黑霸王》及《俠女》。

爲深化觀衆對香港早期電影的認識，資料館將於二月十三日及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在電影院舉行研討班，探討課題包括「香港早期喜劇」及「粵語片三大導演——李鐵、左几、秦劍」。此外，多齣電影亦設映後談，由影評人與觀衆分享觀影心得。

是次放映的作品均選自「前港產片時代」，二十多部作品均來自香港電影處於國、粵語雙線發展的年代。

導演卜萬蒼的經典《國魂》，改編自吳祖光的劇本《正氣歌》，演繹文天祥半生憂患，歷盡榮枯的故事。影片拷貝於九十年代初放映後曾下落不明，經資料館查訪，當年易燃的硝酸片曾送往英國轉作安全片，透過聯絡及磋商，終促成此流落海外多年的經典重回香港。

朱石麟的作品風格樸素細膩，電影美學自成一格。他改編自姚克舞台劇《清宮怨》的《清宮秘史》，乃當年耗資百萬元的大製作。《誤佳期》由朱石麟與白沉合導，李麗華及韓非演一對因經濟拮据而屢誤婚期的情侶，以小人物在窮困環境中苦中作樂，交織出一篇五十年代南來新移民的血淚史。《同命鴛鴦》乃朱石麟晚年之作，由傅奇和夏夢主演，心理描寫細緻，劇力層層推進，直指傳統禮教之害。《故園春夢》是朱石麟壓卷之作，鮑方飾演在衰落大家族中沉淪不能自拔的楊夢痴，優雅的夏夢演活了書中溫婉賢淑的女主角昭華。

▶李晨風改編自巴金同名小說的《寒夜》

▲苗金鳳主演的《一水隔天涯》是左几將言情劇集大成之作

李萍倩悲喜交雜的作品《笑笑笑》，以民間偏見及社會現實的背景帶出故事，笑中有淚。李萍倩另一作品《說謊世界》由李麗華、嚴俊和韓非主演，嬉笑怒罵商業社會的貪婪。由葛蘭主演的喜劇《酒色財氣》，同樣是利字當頭的故事。

白燕吳楚帆鬥演技

導演李晨風的製作比同期的粵語片嚴謹、細緻。他的實驗之作《血染杜鵑紅》，將西方黑色電影的情節和氣氛帶進粵語片，蛇蠍美人將男人操控於股掌的故事，在當年的電影極不常見。白燕、吳楚帆各懷心事，調情與威逼，好戲連場。

梨園名家唐滌生，才華不止於粵劇。由他編導、何鹿影攝影、芳艷芬主演的《紅菱血》（上、下集），凸顯他同時精於戲劇及電影語言，鏡頭運用比同期的粵語片更爲用心。唐滌生創作的《漢武帝夢會衛夫人》，以古樂代替粵曲，由吳楚帆、白燕演繹古代帝王歌姬的哀艷傳奇。

名導演左几的《慈母心》改編自歐洲著名劇作家易卜生的《群鬼》，張瑛發現一直活在父、母親編造的謊言世界中，又無可救藥地愛上同父異母的妹妹，還有黃曼梨獲悉兒子遺傳了她深惡痛絕的丈夫的性病，人物感情起伏很大，劇力萬鈞。由苗金鳳主演的《一水隔天涯》可說是左几將言情劇集大成之作，影片擺脫了粵語片在戲劇結構上的保守，在片末採用了開放式的結局，盡得餘音裊裊之妙。

◀《紅菱血》由唐滌生編導，芳艷芬主演

▶卜萬蒼導演的《國魂》搬演文天祥半生憂患的故事

◀《同命鴛鴦》乃朱石麟晚年之作

《胭脂虎》是謝賢初入「光藝」時期的作品，傻小子謝賢對紅線女一往情深，卻因她的身世，被拆散鴛鴦，二人的姊弟戀配搭是影史上絕無僅有。

影片門票及研討班課程券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查詢可電二七三九二一三九。

寂靜郊野

雲家洛

香港郊野很清靜，靜得有點不同尋常。大好星期天，藍天白雲，八仙嶺郊野公園山客稀少，偶爾碰到三兩外國遊客慕名而來，但本地人屈指可數。

同行朋友問：「你有沒有發現，近年郊野少了什麼人？」

他謂，正是學校老師所組織的郊遊。我想起來，往日的郊野，常見中學老師帶着學生，攀山涉水遠足大露營，浩浩蕩蕩的隊伍，延綿山嶺。近年，此等景況幾乎絕跡，冷冷清清的郊野，正是少了年輕學生的笑靨。

朋友任職的機構，常會接待學校郊遊，接觸大自然。他發現老師與家長們關心的是「那裡是否有蚊？」「是否很曬？」「活動爲什麼那麼長，可否時間短一點？」「那些室內地方有沒有空調？」他說，很多學校爲了應付「通識科」，無可奈何要搞戶外活動，四出參觀，但老師提不起勁，害怕帶學生郊遊會出亂子；家長則是緊張大師，問長問短，更令老師小心翼翼，不容有失，加上部分老師本身都屬「港孩」一族，驕生慣養，要走山路要曬太陽，簡直就是苦差，若可以選擇，寧可少做。

於是，學生們繼續在父母設置的溫室裡好好地被照顧着。我們的商場名店與立體影院與主題公園遊人如鯽，美好的郊野則越來越清靜。一草一木，藍天綠水，外國朋友比我們還懂得欣賞，其實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你可記得我是誰？」

阿 濃

常在公衆場合被人逼着問：「你可記得我是誰？」這可捉到我的弱點了。我的眼睛只看靚人和醜人，對於一般面貌一向不大注意。而絕大部分人都是一般面貌，叫我如何記得？因此如果我記不得你是誰，別太失望，起碼你不算醜！

這樣問的人多數跟我有過接觸，但不是同事那麼密切，卻可能是中學或大學同學，歲月使人改變很大，當年綽號「排骨」的瘦皮猴，如今變成小胖子；當年戴厚玻璃近視眼鏡的孖辮女，如今成爲戴隱形眼鏡的富態太太。

這情況當然是令我尷尬又抱歉的，坦白從寬，只得自嘲：「對不起，我有老人痴呆。」對方也就不爲已甚，報上名來。我就或眞或假的來個恍然大悟，外加一句：「記起來了，其實你沒大變！」或者稍爲違心的說：「呀，比以前更漂亮了！」

我倒是從來不會這樣問人的，因爲人家的記性都比我好。這類情況最特殊的一次，是在一公衆集會中，見一少女酷似我中學同學，我還記得她的名字。不久少女的母親出現，她發現了我，走來問：「你可記得我是誰？」我一下就說出她是誰，使她大爲開心。我知道，如果她不帶女兒來，我一定回答不出。

手寫的聯想

王 渝

晚間新聞談到小學裡學習寫字的問題。

雖然電腦普遍，學校都仍舊堅持小朋友從手寫開始，而且認爲練習的過程很重要。老師一般不反對敲盤鍵打字，確認是方便的途徑，但是他們從教學中總結出來的經驗證明，常用手寫的學生在學習進程和思考上都比較優秀。電視上配合新聞報道，播放了許多小朋友認眞學習手寫字母和數目字的鏡頭，非常可愛。

我想起小時候學寫字的情形，過程是事倍功半，因爲我是左撇子。那時代，不是左就讓你左，而是偏要把你糾正成用右手。結果造成不少困擾，我至今拿筷子、握筆的姿勢，常被人指爲不夠正確。我初次回大陸探親，百分之百的中國樣子，令親戚頗有點失望，直到我拿起筷子，他們總算滿意了，說：「看，到底是外國人啊。不會用筷子。」

電腦使得我們眞正感到天涯若比鄰，進入聊天室，天南地北的人便通上話。昨天我抱怨下雪出門麻煩，遠在泰國的一位網友卻表示十分羨慕。在享受這些方便的同時，我還是非常懷念朋友的手書，現在眞是難能可貴了。唯有朋友出了書，寄來的書上他們總會寫上一些字句。那些字迹似乎都還保留朋友手指上的溫度，讓我感覺到的那份親切，絕非電腦上公正規範的形式可比。

臘梅

舒 非

送虎迎兔，街上到處見到賣年花的商販。在一大堆常見的劍蘭、菊花或小桔子樹中間，我看到不太顯眼的臘梅——對我來說，眞是最熟悉的年花——低下頭，聞一聞細小的黃色小花朵，一陣芳香撲鼻。

女兒問我：「媽咪，你最喜歡的是什麼花？」我說：「什麼花媽咪都喜歡，但最愛的是臘梅。」香港長大的女兒說：「我最喜歡的是小雛菊。」

喜歡臘梅，有我的故事。老家故居的院子，長着兩棵臘梅。我還不大的時候，她年歲已老大。臘梅的枝幹要老才漂亮，老枝縱橫虬結，盡顯蒼勁有力，就像國畫裡用枯墨表現的。

年少的時候，到了年關，臘梅盛放，我就爬到院子內的井屋的屋頂，找一枝最多花的，輕輕摘下來，插在客廳的大瓷花瓶內。結果可以想像：一個春節滿室清香。我是手腳不靈活，不會爬牆上樹的人，一年唯一機會爬到井屋上，爲的就是那枝既香又美的臘梅。

臘梅是梅花一種，梅花愈冷愈開花。兩相比較，我更喜歡臘梅。這當然跟小時候的感情有關係。但此時此刻我想試試說，臘梅有好過梅花的地方。不錯，梅花有紅有白有粉紅，鮮豔漂亮，遠比臘梅搶鏡，但是，我總覺得最漂亮的不是一下搶眼的，最漂亮的花也好，最漂亮的人也好，都是要品味的，那種漂亮耐咀嚼，堪回味，才是眞美麗。

如果當初

葉特生

我們當然希望事事如意，人生每個階段都完全依照我的藍圖走。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障礙，並有不同的心情，回首過往，都是走錯的多。

藍圖走得歪歪扭扭，完全變了樣子。

於是會想：如果當年選擇另一科系、做另一份工作、進入另一間機構，跟另一個人結婚，結果都大不相同。作那些事關一生決定時，我眞的那麼理性嗎？都得承認，當時往往一腔熱血，一時衝動，根本不知正站在命運的交叉口，往後的影響會那麼深遠。更不知道，走過的路，無法重來。生命原來是一條有無限多岔口的長路，不停地做選擇。選擇每一個岔口，其實沒有眞正的對與錯，好與壞。都是獨一無二的創作，留下獨一無二的痕跡。我們根本不應該有一個必須如此的藍圖，那就是人生痛苦的原因。如果你的藍圖是億萬富翁，走下來必定失望，也將付出當初無法想像的沉痛代價。存開放的心胸，怎麼走都好。要堅持的不是外表的藍圖，而是心中不變的做人處事原則，把穩了，外表環境的不盡如人意，又算得了什麼？

即使做不成億萬富翁，俯仰無愧天地，又有什麼遺憾？又或者，連做億萬富翁的念頭都沒有，只要貢獻心力爲社會服務，做什麼職業都可以，如此放鬆，當能一生心情愉快。我發覺人年老時，男的總是滿腹牢騷，嘆時不我與，走錯許多路；而女的總能保持平靜。爲什麼？因男孩從小被教導必須如何如何，對女孩的要求就沒那麼高，只要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即可。正因平靜，不像男的憤懣難平，急着抓住最後一抹斜陽。所以女總比男長壽。心理絕對影響壽命。不是沒根據的。

春村新文化

姍 而

在台北101觀光塔腳下出現了眷村會館。回顧幾十年前的建村初衷，再觀今天時代變化，令人有「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之慨！策劃會館建設的人，明白眷村在歷史上有其寶貴的啓示，有和台灣血肉相連的感情，於是留下了這塊和現代城市風格格格不入的舊地。

現在的會館已變身爲文化商業活動區，有些舊房已被闢爲小商場、展館、排練場和茶室。當天有當年眷村鄰居的聚會。按當年傳統，各家帶來自製的小菜吃食。許多人都是白髮老者，歡聚時還見出當年眷村鄰里守望的情誼。年輕人喜歡到此來會友看書。

一壺清茶，一碟花生，便可靜靜談心。茶室特意安放了幾個半人高的書櫥，裡面的書供書蟲隨意取閱。這裡裝璜簡單而溫馨，吊燈從沒有天花的房樑上直接投射到茶桌，沿襲着眷村年代的質樸。還有一片房屋是排練場，幾十名年輕樂手正爲幾天後的演出排練中樂曲目，海報上告知這是大陸和台灣青年樂手的一次聯袂演出，主題爲「小巨人絲竹樂團兩岸薪傳系列」。

在會館小廣場見到一位七十開外的老人，他的面貌身材分明宣示了他是北方人。看來他中過風，正在印尼女傭攙扶下練走。我們斷定他是一名老兵或老軍官。果然就有一名操山東話的老人和他握手，兩人都是軍人作派。

選擇到眷村舊地散步閒逛的外省老兵，言談時又有哪一番感慨？

提點與祝福

黃子程

警語，年輕時用以提點自己力爭上游、強化意志的字條，貼在門上、牆角、床邊、案頭。想不到，人生走到今天，這一類的手寫警語，還是沒有消失，繼續叫我上進、努力，正視個人的缺點與局限。

遵醫生的溫馨提示，加上妻的嚕嘛，我唯有用上牆上警語一途，表示知道了，我會努力，請勿再添加我的壓力。做得到，我肯定會做。

減糖、減酒、減米飯！對一個愛吃的人來說，這是生活的座右銘，我焉能不拳拳服膺？爲了個人的身體健康，望身上的器官能多用一段日子，這一條爲個人健康而貼的牆上警語，天天懸在我的頭上，勿失勿忘。學院的警語則是一句：「Teaching what you don't know」。表示我所教的，我並非很懂，但怎樣教呢？非努力備課不可！

過去教學，自恃自己什麼都知道了，只要我站在講壇，我如同唱片騎師在播音室胡謅一樣，總可以不辱教學使命。如此托大的教學法，這兩年大大更變，一句：我教的，不一定我知道最多，因此寫上這句英文警語，叫我戒驕戒躁，更以謙遜卑微的態度去加強備課，結果效果更佳。

新春來臨，家中的警語，暫時換上喜氣洋洋的迎新揮春，人也特別精神爽利，什麼身體與工作一下子都有了樂觀的許願，增添生的喜悅。

過年

關 平

今年過的是個有異平常的農曆新年。不拜年不裝飾，離港外遊去。

今年趁農曆新年假期，往三藩市探望年紀老邁的母親。母親已九十多歲了，雖然說身體還可以，沒有什麼大毛病，但是歲月不饒人，總是有這樣那樣的小毛病：周身骨痛、不良於行、沒有能力照顧自己、兼且記憶力衰退，講一通電話，時常重複話題，同一句話來回說幾次等。醫生說是老人病，沒法子醫，只能看着她慢慢衰退。大家過農曆新年，恭祝別人長命百歲。我看長命百歲大可不必，最重要是身體健康，少點病痛。

去三藩市過年探親，總是落腳大姊家。大姊和姊夫兩口子都仍然工作，膝下無兒，落得清靜。每逢過年總是當召集人，安排衆姊妹幾家人團聚一番，一次年夜飯，一次開年粥。年夜飯是每家貢獻一、兩味的 pot luck，我住在三藩市灣區時，總是負責髮菜蠔豉豬手，下面墊些生菜，上面鋪上荷蘭豆和紅蘿蔔切金錢花，取名「發財好市生財就手滿地金錢」，什麼好意頭都集中一味，大家都說深得先父眞傳。前幾年趁農曆新年假期，往威斯康星探望在那邊留學的小女兒，還就地取材表演一手，以饗其宿舍室友，讓一班小老外見識一下咱們的中國文化。

假期後留港匆匆兩天立即回滬，應趕不及拜年了，就在這裡給衆相識朋友讀者拜個年，祝願大家事事順景，身心康泰。